

王國良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六朝志怪小說考論



王國良著

文史哲學集成

六朝志怪小說考論

① 文史哲學集成

六朝志怪小說考論

著者：王

國

良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二八八二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二四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六朝志怪小說考論 目次

六朝志怪小說簡論	一
列異傳研究	四五
神異經考辨	七一
附：佚文校釋	一〇七
搜神後記研究	一三三
附：佚文校釋	一四五
幽明錄初探	一五七
續齊諧記研究	一七三
附：佚文校釋	一九四
東王公傳說考述	二〇五
韓憑夫婦故事源流考	二二七
古典文獻中的螺精傳說試析	二四九
簡論王敬伯故事之流傳	二六三

（附錄）汪氏校本搜神記評介·····	二七三
後記·····	二九二

六朝志怪小說簡論

壹、前言

中國文學史上所謂的「六朝」，係指魏晉以下迄隋末而言^①。這段時期，無論是詩歌、辭賦、小說、文學批評，都很發達而且各具特色。小說中的「志怪」^②一類，尤為後人所津津樂道。時至今日，國際漢學界更將它視為中國古典小說裏的一種特殊文類，加以分析研究。本文打算從時代背景、作者身分、資料來源、流傳狀況、形式、內容、影響等方面，對志怪小說做一次全面性的考察。唯因個人學識淺薄，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貳、時代背景

文學作品的形式與內涵，往往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呈現不同的形態。六朝志怪小說的產生，

除了受神話、傳說等歷史性淵源的影響以外，尤其與當時的環境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今將主要因素，略作分析如下：

(一)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改變。黃巾之亂，導致大漢帝國的崩潰。接著，魏、吳、蜀漢三國鼎立，中國進入一個動亂分裂的時代。等到司馬氏篡奪曹魏的政權，建立晉朝，僅獲得短期的統一。八王之亂既起，五胡趁機侵佔中原；晉室倉皇南渡，偏安江東。從此南北對峙，戰爭連年。此時，士大夫階級，常常成爲政權轉移中的犧牲品^④，老百姓則遭受蹂躪殘害，飽嚙顛沛流離之苦。大家生活於危機四伏的環境中，成日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於是厭世遁隱的思想，談玄說鬼的風氣，大爲流行。

(二)經學與方術的混淆。漢初齊學頗盛，學者大抵混合陰陽數術，以五行災異解經^⑤，已有經學方士化的趨向。哀、平之際，乃先後出現了許多讖緯圖書。緊接著，王莽矯用符命，光武帝亦篤信讖言，後漢遂形成一種「尙奇聞，貴異數」^⑥的風氣，經學也逐漸與方術混合。魏晉以後，情況未改，儒學呈現衰微無力的現象，知識分子喜好異聞怪談之風，遂得以蓬勃滋長。

(三)傳統迷信的充斥。重視巫覡之風尙，起自遠古。祈福免禍的心理，既爲人所共有，此種宣稱可以溝通人與鬼神關係的行業，勢必長存世間。魏晉玄學盛行，迷信風氣稍淡。晉室

南遷，中原士族雜居吳、楚地區，深深感覺到土著巫風熾盛，必須加以遏止。因此，晉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修五嶽祠，以爲「非典之祠」宜依法令，去其甚。宋武帝永初二年，亦有普禁淫祠之詔^①。但是蔣子文、蘇峻、項羽等神廟，仍然到處林立；妖巫欺惑百姓，敗壞風俗的情形，也毫無改善的迹象。

(四)佛道思想的瀰漫。根據可靠的文獻記載，最遲在漢明帝時，佛教即已傳入中國。^②不過初期大多口耳相傳。到魏晉之際，雖曾譯出少許經典，國人仍不能了解其真義。東晉以後，異域高僧來華傳教者日見增多，本土僧侶西行求法的也絡繹不絕，加上佛理的玄學化，頗得士大夫的喜愛，佛教勢力就逐漸擡頭了。受到佛教流行的刺激，中土的有心道士，除了紹承張道陵齋祠、跪拜等宗教儀式，容納固有神仙思想之外，更依傍佛經造道書，組織成一種複雜而通俗的宗教——道教，深受下層社會民衆的崇奉與信仰。從此，釋、道二教與儒家鼎足而三，有時甚且要凌駕其上。

(五)中外交通貿易頻繁。漢代對外交通，遍及西域諸國，東方則有朝鮮、日本。三國時期，造船技術較爲進步，孫權曾派遣朱應、康泰等人通航南海，所經及傳聞的有百餘國。^③晉室偏安，胡人統一北方，其時與西域的交通，仍然暢達無阻；南朝則與日本、安南、印度都有貿易關係，和南洋的馬來人，買賣往來，尤其頻繁。^④外國的珊瑚、琉璃、翡翠、金剛、犀

角，以及其他稀見的物品，源源不斷的傳到中國來，同時，文化也得到交流的機會。

(六)私人撰作史傳的風氣鼎盛。由於書寫工具的改進，帝室王孫的倡導，以及文學觀念的改變，使得文人學士亟欲立言著述，藉以留名後世。私人所修後漢、三國、兩晉、十六國、南北朝諸史書一百餘種^⑪，而全國性、地域性、家族性、宗教性等有關的傳記，更是不計其數。^⑫

總之，志怪小說是在六朝長期的黑暗歲月離亂社會中，隨著頹廢厭世思想的滋長，陰陽術數之說的流行，神仙長生欲望的追求，佛道輪迴報應觀念的傳播，域外珍奇物品的輸入等外在條件的推動，再加上文士勤奮寫作，爭奇鬪異的情況下，而達到了空前興盛的局面。

叁、作者身分

志怪小說所載，雖不外侈陳遠方異物、張皇鬼神、稱道靈異等事，但作者的寫作動機既不一致，出身背景也不盡相同。時至今日，志怪作者所撰的序言甚少保存，欲探求其寫作之動機，恐怕只有從作者的出身來推測了。大略而言，一般文士可能是受巫覡數術、陰陽災異等傳統迷信的影響，或者是因為個人生命史中有過不尋常的遭遇^⑬；當然，有的只是搜集資料以編撰史書，順便把不宜列入史籍的逸事異聞彙輯一處而已。方士每愛利用本身擁有的專

業知識，糅合了固有傳說，藉著時空的隔閡，援引荒渺之世，稱道絕域之外，以吉凶禍福來感召人。佛教徒的動機比較單純。他們往往掇拾雜記，傳會史實來宣揚佛法，闡明因果報應之理。

(一)屬於一般文士，計有：張華、干寶、祖臺之、曹毗、陶潛^⑭、戴祚、劉敬叔、袁王壽、東陽無疑、郭季產、劉質、祖冲之、劉之遴、吳均、顧野王、許善心、侯白、王劭等十八人；此外，撰異林的陸氏、撰志怪的孔氏、撰靈鬼志的荀氏、撰志怪記的殖氏、撰鬼神列傳的謝氏，也應歸入一般文士之列。

文士大抵出身貧窮而勤學博聞，如張華、干寶、曹毗、吳均、顧野王、許善心、侯白等人，均曾擔任史官（佐著作郎或大著作郎）一職，多所著述。他們所編撰的志怪書，也往往是古來迷信、傳說迭見，儒、釋、道思想並陳的。

(二)屬於佛教徒，計有：朱君台、謝敷、傅亮、王延秀、劉義慶、張演、范晏、王琰、蕭子良、陸杲、王曼穎、劉泳、顏之推、釋忘名、釋淨辯等十人。其中，謝敷、傅亮、張演、范晏、陸杲都是江南世族；劉義慶、蕭子良，更是貴為帝子王孫。他們所編集的應驗錄，則是宗教色彩鮮明的。^⑮

(三)屬於道教徒，僅有葛洪、王浮、王嘉三人。不過，撰神異經、十洲記、玄中記、漢武

內傳等書的無名氏，大概也是道士之流。這些術士，雖家世寒素，卻多才多藝。鍊丹既乏財力，仕宦也無門路，遂侈談靈異，冀獲帝王貴族的信賴資助，以獲致顯達或者長生的願望，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肆、資料來源

干寶搜神記自序云：「……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⑩搜神記是六朝志怪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書，而干氏的序言，則點明了大部分志怪小說「因襲」與「創造」並存的特色。因襲者，大抵援引舊籍，照抄原文；創造者，則為作者根據見聞所親撰。此外，依照佛經故事而改編重寫的，也不算少。

(一) 轉錄各種古籍：

博物志引用舊籍，今可考者有：歸藏、春秋、左氏傳、公羊傳、周官、大戴禮記、小戴禮記、韓詩外傳、尚書考靈耀、尚書中候、詩含神霧、河圖玉板、河圖括地象、洪範五行傳、周書、戰國策、國語、史記、越絕書、墨子、孔子家語、莊子、列子、晏子春秋、賈子新書、

淮南子、新論、論衡、申鑒、典論、神農本草、山海經、仙傳、爾雅等三十餘種。①

搜神記引書，可考者有：孝經右契、孝經援神契、竹書紀年、史記、漢書、續漢書、謝承後漢書、三國志、華陽國志、三輔決錄、東觀漢記、孝子傳、列仙傳、吳錄、陳留耆舊傳、益部耆舊傳、魏氏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論衡、風俗通、傅子、古文瑣語、列異傳、博物志等二十餘種。②

冤魂志（還冤志）引書，可考者有：春秋、左氏傳、史記、後漢書、三國志、越絕書、吳越春秋、十六國春秋、三輔決錄、洛陽伽藍記、高僧傳、墨子、說苑、論衡、列異傳、搜神記、異苑、述異記、鬼神列傳等約二十種。③

由以上三部書來看，舉凡五經、四史、先秦兩漢諸子與雜史、地志、小說等，皆為取材之對象，真是無所不包了。

（二）引用同期志怪書

幽明錄所採用，可考者有：異聞記、列異傳、博物志、異林、搜神記、祖氏志怪、曹氏志怪、搜神後記、甄異傳、靈鬼志、孔志志怪等十餘種。④

冥祥記所採用，可考者有：異苑、幽明錄、宣驗記、觀世音應驗記、續觀世音應驗記等五種。⑤

以上兩部書，雖同樣引錄舊籍，但範圍只限於當代流傳的志怪小說，不及其他，是其特殊之處。^②

(三) 作者耳聞目見

△余友人下邳陳德龍謂余言曰：「靈光殿賦，南郡宜城王子山所作。子山嘗之泰山，從鮑子真學算。過魯國而覩殿，賦之。還歸本州，溺死湘水。時年二十餘也。」（士禮居本博物志卷四）

△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小也。」乃呼小，小亡去。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太平御覽卷九八〇引搜神記）

從以上兩段文字，可看出博物志與搜神記的作者，都會根據聞見所得，將第一手資料編入書中。其他的志怪小說，情形大抵相同。當然，它所佔全書比例的多寡，則視作者個人見聞的廣狹以及寫作習慣而定。

(四) 採集地方傳說

△武昌陽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相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携弱子，餞送此山，立望而死，形化爲石，因以爲名焉。（古小說鈎沈本列異傳、

幽明錄

△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名夢口穴。舊傳：嘗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此石爲金鷄石。（鈞沈本述異記）

以上兩則，採自地方父老傳言的痕迹甚爲明顯。至於其他直接或間接紀錄地方傳聞、民間故事的情形，在志怪小說中必定不在少數，只是後人不易察知而已。

(五) 改寫佛經故事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爲滅火。（通行本異苑卷四）

按：此則故事，首見於劉敬叔異苑，其後又收於幽明錄中，實自佛經改編而成。其本事並見僧伽羅刹經、大智度論、雜寶藏經、大寶積經等書。

△焦湖廟有一柏枕，枕後有小塚。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塚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

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旁。林愴然久之。（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六引幽明錄）

按：楊林入夢故事，流傳頗廣。唐沈既濟枕中記、李公佐南柯太守傳、無名氏櫻桃青衣諸篇傳奇作品，並本此而敷演之。若溯其原始，則又改編鳩摩羅什所譯大莊嚴論經之迦旃延爲娑羅那現夢點化之情節而來。

目前由於文獻資料殘闕不全，志怪小說內容上「因襲」與「創作」的劃分，實在不太容易。在一般的情況下，「近世之事」由作者親自撰寫的可能性比較大。

伍、流傳狀況

印刷術發明以前，所有的書籍皆由抄寫而得，流通不易。晚唐五代，雕板印刷之風氣漸興；宋代以後，更形發達。一書化作千萬身，有心者不難購置。然書籍之流傳，有幸有不幸。先秦、漢唐間之古籍，宋元時期苟無刻印者，則往往隨著抄本的散失，從此永絕人寰。六朝小說傳世者不多，固然與傳統士大夫的文學觀念，以及屢經戰亂蹂躪有關。但早期的出版商，未能迅速覓得抄本，予以刊刻販賣，遂至亡逸無存，相信也是原因之一。^②

當然，不幸中的大幸是唐宋時期編成的類書傳世尚夥，多少發揮了保存亡逸的功效。原

來在魏晉以後，文人以博聞強記相爭勝，按類編排的「類書」大受歡迎。各種書籍中的奇聞逸事，被蒐羅殆盡，志怪小說也因而得以大量保存下來。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法苑珠林、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事類賦注等書，都是古小說的淵藪。另外，一些引書繁富的古注，像三國志注、水經注、世說新語注、文選注等，也採用不少六朝志怪資料。因此，原書雖亡，後世之好事者猶能依據古注、類書以輯佚，稍復舊觀。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廿九云：「漢、唐、六代諸小說，幾於無不傳者。今單行別梓雖寡，太平廣記之中，一目可盡；御覽諸書，往往概見。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也。」可謂研究有得，一語中的。以下即按照六朝志怪目前實際的流傳情形，略作分析：

(一) 傳抄僅存

觀世音應驗記、續觀世音應驗記、繫觀世音應驗記，中土久佚，日本京都天臺宗青蓮院藏有鎌倉時代中期（約十二世紀初）手抄卷子本。²⁴此外，還冤記（本名：冤魂志）一書，有敦煌出土的晚唐手抄卷子本，殘存十五則，今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²⁵

(二) 雕印傳世

南北宋期間所刊行者，有：博物志、拾遺記、神異經、十洲記、漢武故事、漢武內傳、漢武洞冥記、續齊諧記、還冤記等九種²⁶，內容大概與原著相差不遠。到了明末清初，還冤

記與漢武故事兩書，又相繼失傳。因此，現在尚能保留宋、元舊刻面貌的，僅有七種而已。至於明萬曆以後所印行的，共有搜神記、搜神後記、異苑、還冤志四種，都是明代人輯錄重編的本子。其內容既不夠完整，所收資料也真偽莫辨；不宜輕信。^{②7}

(三) 後人輯佚

明末陶珽輯校之重編說郛，收錄甄異傳、祖氏志怪、靈鬼志、宣驗記、冥祥記、旌異記等六種，每書輯刻數則，不但作者姓名、時代有誤題的現象，內容更是真偽參半，最不足信。清代學者所輯，有齊諧記、幽明錄、玄中記、漢武故事四種，雖未盡善，卻能存真。民國以後，周豫才編「古小說鈞沈」^{②8}，輯存六朝志怪小說達二十七種之多。其中，「雜鬼神志怪」為叢抄性質，非專書；「祥異記」所收二則，原為冥祥記之文字，因太平廣記注明出處有誤，遂別立一書。刪除以上兩種，實剩二十五種書。這是目前研究六朝志怪不可缺少的基本資料。

(四) 完全散失

集異傳、徵應傳、近異錄、續異苑、補續冥祥記、研神記、因果記、續洞冥記、驗善知識傳、靈異記、真應記等十一種，未見類書古注摘引，隻字不存。陰德傳之遺文，太平御覽卷五五六引用一則，輯佚家失收。另外，辯正論卷七陳子良注及太平廣記卷一一一、卷一一四，並引有感應傳兩則。從「齊建安王」一則，可知其必非王延秀感應傳之文字，疑是無名